

凌行正 著

感念

GANNIAN XIZANG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西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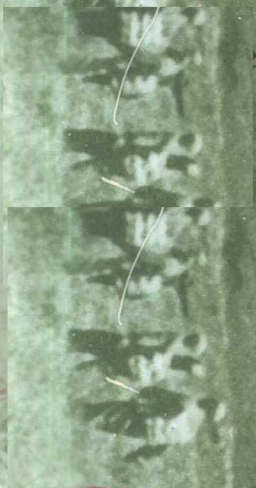


GANNIAN XIZANG



感念 西藏

凌行正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长篇纪实散文

感念西藏

——一个金珠玛米的回忆

凌行正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感念西藏/凌行正著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1999.12

ISBN 7-5033-1190-8

I. 感… II. 凌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
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9485 号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E-mail:jfwycbs @ public. bta. net. cn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1.125

字数:251 千字 印数:1-3000

定价:17.60 元(膜)

写 在 前 面

1953年夏天朝鲜战场停战以后,我回国到北京办事,办完事,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小摊上买了一个蓝色帆布箱子,带回了部队。自那以后,我的一些习作手稿,已经发表的作品剪报,以及用过的日记本,就随时随手放进这个蓝色帆布箱子里。部队山南海北的频繁调动,一次又一次地轻装、点验,但我的这个蓝色帆布箱子一直没有丢失过。尽管箱子盖儿早被划破了,锁扣也锈蚀了,但它的重量却越来越沉。等到我1992年年底离休以后,在整理自己的书籍、文稿时,打开了这个破旧的蓝色帆布箱子,惊异地发现,几十年军旅生涯,竟然收获了一箱子大大小小的、纸页已经发黄的日记本!

翻阅着这些日记本,如烟的往事,历历在目。特别是1959年8月至1961年4月这一段时间的日记,把我的心又带回到了西藏高原。在这3个年头里,我随着我们单位在西藏参加了那里的民主改革,和百万翻身农奴一起,共同度过了西藏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年月,也和藏族同胞们结下了生死情谊。这一时期,我到贫苦农奴家里去“三同”过(同住、同吃、同劳动),但也住过旧藏军总司令擦绒的府邸;在执行任务中下连队代职当指导员,在民主改革中我又担任过工作队指导员;在努力完成上级交给我的本职工作任务的同时,还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……我觉

得，我的这段风雪高原上的军旅生涯，还是有一些独特的地方，似乎应该在这些日记的基础上，把它写出来，写一篇小小的回忆录。过去一起在西藏工作的在京的李凡、华~~华~~等同志鼓励我写，华~~华~~同志还把他保存的两个笔记本提供给我参阅；京外的于成仲、黄颂民同志也打来电话支持我写，并且帮助我回忆一些往事片断。于是，我下了决心，从 1996 年 8 月开始动笔，直到 1999 年，正好是西藏民主改革 40 周年的时候，我终于把它写出来了。

也正是我在西藏工作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在业余文学创作上，开始得到《解放军文艺》编辑部的指点与帮助。后来，又有幸调到解放军文艺社工作，直至离休。现在，在解放军文艺社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下，我的这部小小回忆录得以出版，使我在精神上 also 感到有了一个归宿。

作者

1999 年 9 月 9 日

建国 50 周年前夕

目 录

写在前面	(1)
A 青藏线上三人行	(1)
一、受命遗爱祠：要我从“火炉城市”去到那冰雪世界	(1)
二、鹅岭公园话别，有人说话走了嘴，竟吟了一句“壮 士一去兮不复返”	(10)
三、在西宁没有搭乘上飞机，只好坐汽车去追踪唐代 文成公主的足迹	(16)
四、越过昆仑山，越过唐古拉山，从此，我的记忆有了 强壮的筋骨	(24)
五、黑河(那曲)，我一步一步地走近藏胞	(32)
B 浏览曙光中的拉萨	(39)
六、住进拉萨河畔一幢藏式别墅，着实令我吃了一惊	(39)
七、大昭寺前的一柳一碑，像两位岁月老人屹立在世 界屋脊上	(48)
八、哲蚌寺、色拉寺的经堂，布达拉宫的金顶，堪称世	

上一绝	(56)
九、罗布林卡里的望果节歌舞,激荡起一个个欢乐漩 涡	(63)
C 夜入麦地卡	(74)
十、喘息未定,就要下部队了;麦地卡风情令我神往	(74)
十一、大草原上这一夜,在藏族县长的帮助下,我学 会了骑马	(80)
十二、在燃烧牛粪的地方,我第一次接触藏族战士, 他们是一群高原雄鹰	(89)
十三、彭措湖畔,青泵部落又升起了炊烟	(99)
十四、战胜沼泽地,跨过科金河,翻越风雪山,麦地卡 出现了一条奇特的草原公路.....	(104)
D 在旧藏军总司令府邸——擦绒大院	(114)
十五、擦绒的老仆人出语惊人,他说,擦绒并非擦绒	(114)
十六、几位带号的首长说,这个擦绒大院很有特色, 应当好好地保存下来.....	(123)
十七、我们的军衔都加了一个豆,有人说,这是站在 喜马拉雅山上摘下的一颗星.....	(130)
E 到原始森林去	(139)
十八、拉萨东行五百里,雪域竟然有江南.....	(139)
十九、来到红柳洲,看尼洋河流入雅鲁藏布江.....	(147)
二十、札木(波密),我们到森林中去寻找灵芝草	

.....	(155)
F “扎喜德勒”——与藏胞共度春节	(166)
二十一、带着我们自己生产的蔬菜水果,去给藏族父 老乡亲道一声“洛萨尔桑”.....	(166)
二十二、弹起弦子,跳起锅庄,藏胞“拥军拜年队”高 唱着“金珠玛米是亲人”.....	(173)
G 向边坝靠近	(186)
二十三、边坝在哪里? 出发前,我到处查找有关它 的资料.....	(186)
二十四、我来到冰川下的帐篷城,下放到连队代职, 任第二指导员.....	(192)
二十五、民工、战士,牦牛、骡马,组成了一条风雪 运输线.....	(199)
二十六、黑夜里,入侵的外国飞机从我们头顶上喻 喻飞过,赶去边坝向武装叛乱分子空投	(207)
H 徒步翻越念青唐古拉山	(215)
二十七、登上东拉山,伸手摸着天。这里是生命禁 区、死亡地带呢? 抑或是银色天国	(215)
二十八、进驻拉孜。底拉山上的“雪山飞瀑”,令人 叹绝;空投给敌人的武器未及拆封,即被缴获.....	(223)
二十九、“宣传站”门口,有一名年轻妇女在徘徊, 她要寻找自己的丈夫吗.....	(232)
三十、高山牧场,别有一番风光;徒涉冰河,那滋味 刻骨铭心.....	(239)

I 边坝四个月 (249)

三十一、山谷中,河岸边,西头是金顶闪耀的寺庙,中间是雕梁画栋的领主宅院,东头是大片破烂的农奴村落——这就是边坝..... (249)

三十二、“幸福鸟”飞来空投青稞种子,工作人员与藏胞一同拉犁闹春耕..... (256)

三十三、生平第一次住进农奴家里,交了江措这样一位藏族“差巴”朋友..... (264)

三十四、诉苦大会上,江措他们坐台上,普登多他们坐台下,这是边坝的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 (272)

三十五、第 16 名发言人,是一位名叫才旺拉加的 71 岁的老阿爸,他对自己身世的诉说,颇有几分历史感..... (280)

三十六、山村来了一个热芭江扬,他身后那个漂亮姑娘是谁..... (287)

三十七、青稞抽穗层层绿,依依难舍边坝情..... (296)

J 一路风景 (307)

三十八、路过拉孜时,刘副营长的一声“拉孜万岁”,喊得人心震颤..... (307)

三十九、邦达草原,然乌湖,都是令人过目难忘的好地方..... (315)

四十、将军挥镰助民收青稞,藏胞们说是“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” (327)

四十一、五条江河,七座高山,一路送我们返川“归建” (338)

A 青藏线上三人行

一、受命遣爱祠：要我从“火炉城市”去到那冰雪世界

1958年的夏天，我踏上了山城重庆这片热土。我是从哪里来到山城重庆的呢？这一年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，陆续从朝鲜战场撤回到祖国。我们是从国外归来的哩！

从地图上看，由东北到西南，正好是一条长长的对角斜线。我们从天气凉爽的朝鲜半岛北部，一头栽到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“火炉城市”，气候反差真是太强烈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从住习惯了的偏远寂静的大山沟，突然来到身处万家灯火的繁华闹市；从千山万水之外的异国他乡，一下子扑进阔别7载的祖国母亲怀抱，真有应接不暇之感。

记得，当我们还驻在朝鲜西海岸靠近定州的一条山沟里时，快要撤军回国的消息便传开了。大家在兴奋中又有一点儿犯嘀咕，不知撤回国内驻到什么地方？1952年我们这支部队入朝参战之前，是驻在广东的惠阳一带，但听说那里现在已有部队进驻了，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防地。那么，新的防地将在何处？当然，能摊上一个大城市最好，或者，离大城市近一点儿也行，反正别又弄到哪条大山沟里去了。议论中，有位资深的助理员说：“你们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好了，咱们在朝鲜蹲了六七年的大山沟，回国后，还能叫咱们这些最可爱的人再去那些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？”这时，司令部一位参谋走了过来，不以为然地插话说：“别

得意太早了。咱们单位有一部分已经撤回国内了,你们猜猜,他们现在到了啥地方?”我们茫然地摇摇头。那位参谋使用手指着墙上的中国地图,故意从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华南等诸多大城中慢慢划过,牵引着我们的傻乎乎的视线,最后在大西北的甘肃南部停下了。他用手指头使劲地敲了敲地图,神秘兮兮地向我们眨了眨眼睛。我们惊愕地张大着嘴巴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那些天,我们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,没有个着落。既然有一部分都到了大西北,我们还能去哪儿?有人开始讲俏皮话了,说,我们要到新(疆)西(藏)兰(州)了。但是不久,情况便明朗化了,我们这个单位的其他部分,并不都开到大西北去,而是开到四川去。大家心里一下子踏实了,到“天府之国”去,那还有什么可说的。

我们从朝鲜定州车站登上火车,往北返回祖国。从驻地到车站的路上,沿途村庄的朝鲜群众,扶老携幼赶来送行。每个干部战士,都有两三个老乡簇拥着,一路歌声,一路哭声。在车站站台上举行的欢送仪式上,朝鲜军乐队一边吹奏,一边号啕大哭,这种场面实在令人难忘。火车进入丹东后,又迎面扑来祖国亲人的欢迎热浪。彩旗、鲜花、歌声、锣鼓声……一直伴随着我们走了七天七夜,穿越大半个中国。我随单位领导坐在指挥车厢里,参与组织迎来送往,到达四川江津时,我的喉咙都喊得嘶哑了。在总结撤军工作时,给我立了一个三等功。不久,我被调到上级机关的文化处工作。

机关大院在重庆市市中心的边缘,位于长江岸边、浮图关下的山坡上。旧时地名叫遗爱祠。一进营门就下坡,当然,想出营门就得爬坡。这座梯形大院非常气派,解放初期是西南军区所在地。这座被郁郁葱葱的芭蕉林、夹竹桃、桉树所掩映的军营,最先引起我注意的,不是它的一栋栋办公大楼,而是它的食堂和

厕所。军官食堂宽敞而明亮，四周高大的玻璃窗镶着白边，天花板上装着饰灯和吊扇，地板是冷色水磨石，简直可以作为舞厅。厕所都嵌着浅绿色的纱窗，每个位置都有隔断，并且装有栅栏式的弹簧小门。我的这种注意力当然令人好笑，大概是由于我们已习惯于长年的野外简陋生活，一旦改善了条件，就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之感吧！

我们政治部在一座四层灰色大楼里办公，文化处的办公室在二楼。我们几个单身汉（因爱人尚未随军，无资格住宿舍楼）就住在这栋办公楼的底层。

我和华三牛（恕我在这部回忆录里，这样称呼我的战友们吧！那时候，好像每个人都有个外号，彼此在日常生活中互喊外号，还不完全是游击习气，而是同志之间一种非常亲密的表现）住一间房子。我们俩在处里的分工是管部队的文艺创作、战士演出队、俱乐部活动等等；卢大头自己住一间房子，他分管美术，自己还要画画，因此，单独住一间算是宿舍兼画室；胡驼是搞摄影的，也有理由住单间，宿舍兼暗房。此外，还有电影队的庄队长，他那一摊子有电影放映机、发电机、汽车等等，简直像个小工厂，因此，不仅在另外地方住单间，而且还占有办公楼后边的一排平房。所以，机关里常有人眼红，说文化处摊子大，占房子多；而我们的回答是：谁要你叫我们管那么多的事哩，“吹拉弹唱，打球照相，布置会场，迎来送往，领呼口号，还要带头鼓掌！”

本来，我一参军就在文工团工作，当文美队员、创作员。1957年在北京参加完《志愿军一日》编辑部工作返回朝鲜后，才调到下面部队当文化干事，授中尉军衔。现在又回到机关，各方面情况还比较熟悉。因此，一开始工作就很忙。先是带着战士演出队到重庆郊区各县进行答谢演出，然后就是抓部队的俱乐部建设，接着，又到人民公社小高炉工地上去参加大炼钢铁、“放

卫星”。我在工地上和战士们一起干得一身泥一身汗，直干得诗兴大发，连续写了《攻占 1070 高地》（当时全国大炼钢铁的目标是 1070 万吨）、《河边竹笋拔节快》等诗歌，在重庆报刊上发表；还写了一篇短篇小说《工地晚雨》，刊登在 1958 年 11 月号的《红岩》杂志上。

转眼到了 1959 年，部队精简机构，文化处合并到宣传处去了。（我在下面部队文化科工作时，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合并；后来我调到军区文化部工作，又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合并，于是，有人戏言，你们文化干部是“鸡肋”。）当我们在工作上稍微缓过一口气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单身汉们开始考虑点儿“个人问题”了。那时候青年人还能有啥非分的“个人问题”，不就是想把爱人调来随军，解决一下两地分居问题嘛！华三牛的爱人在天津，技术员，搞钢丝绳的；卢大头的爱人也在天津，小学校的教导主任；我的那一位在北京市宣武区福长街小学校工作，人民教师，都是些所谓的“大城市的小姐”。她们愿意来重庆吗？当然，重庆也是大城市，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印象，这座有名的山城、雾城，还真是够美的。要说热闹，市中心的解放碑，决不次于北京的王府井、大栅栏，甚至还有几家在北京也不多见的西餐厅；要说玩的，有南温泉、北温泉，我们机关大院对面就是个很具特色的鹅岭公园，那里的盆景在北方绝对是少见的；要说吃的，川菜在全国食谱中独成一系，光是小吃就有什么临江汤元、红油抄手、叶儿粑等等，叫人垂涎三尺。我打心眼儿里喜欢重庆，有诗为证。这首题为《守望在山城》的短诗，发表在 1959 年 8 月 1 日的《重庆日报》上：

美丽的夹竹桃，
围绕着我们兵营；

翠绿的芭蕉叶，
伸进了我的哨棚。

轻纱似的晨雾，
拂拭着我的枪刺；
歌乐山上的云霞，
涂染着我的衣襟。

黎明召唤我的
是川江悠扬的汽笛；
深夜陪伴我的
是重钢的炉火通明。

我一遍遍地数着
江心竖起的一个个桥墩，
我亲眼看见
青青秧苗变成满田黄金！

最暖人的
是那些亲切和蔼的笑脸；
最喜人的
是那些天真活泼的红领巾！

啊，山城啦，山城！
我爱你如同自己的生命。
长江嘉陵江在你胸前汇合，
在我心中交流的是幸福和责任！

但是,话说回来,这座山城、雾城,也的确有些方面叫北方人难以适应。我们几个研究了一番,起码有三点,叫我们的那些北方“大城市的小姐”望而生畏:一是路,除了上坡就是下坡,自行车失去了用武之地。我数了数,从我们办公楼到山顶上的警卫营,要一口气攀登 103 级石阶,简直是在上天梯。二是气候,夏天酷热到桌椅板凳都烫手,从自来水管放出来的水可以泡茶;但到冬天,又阴冷潮湿,屋内墙角都生长着绿霉。这第三嘛,恐怕是川戏了。那高腔伴唱,一般的北方人欣赏不了,听着心里发紧。刚回国时,一进四川,每经过一地都慰问川戏,战士们看川戏都当任务来完成,甚至有的班长对战士说:“你再调皮,下次就罚你看川戏!”不过,这些难点,我们认为可以靠“打通思想”来解决的,具体措施可分两步走。第一步,先把我们的那些北方“大城市的小姐”接来临时住一住,让她们先体味一下,换换胃口,或许会感到新鲜哩!等她们对“天府之国”认同了,再进行第二步,办理工作调动手续……



在胡驼房间里听广播
自左至右:胡驼、陈胖子、笔者、华三牛

正当我们美滋滋地为“个人问题”谋划的时候,突然发现一个严重情况:电影队的庄队长不见了。这是胡驼首先发现的。胡驼是广州人,当时还是个真正的单身汉,活得比我们几个都

潇洒,经济上完全独立自主,先于我们买了台“美多”收音机,我们经常到他房间里听广播节目。这天,他的“美多”出了点儿小毛病,便到电影队想找庄队长帮他修修。谁知一到电影队,说是庄队长外出了。问到哪去了,两个战士吞吞吐吐地说不上来。胡驼是搞摄影报道的,当然很敏感,回到机关一打听,明白了。晚上下班后,他找到我们几个,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。胡驼是个烟鬼,烟卷不离手,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活像两根小油条。他夹着烟卷,口中喷出一团云雾,一副“世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口气,说:“咱们单位组织了一个前指,进藏了。老庄也去了,这小子,临走连个招呼也没打。”卢大头忙问:“部队有行动?”胡驼的嘴角微微向下撇了撇,城府颇深地压低声音说:“先期回国的那一部分,在甘南完成任务后,从那边进藏了。四川这边,也有一部分从雅安到了昌都。前指是坐火车先到西安,然后由西安坐飞机去了拉萨。”

胡驼的这条“消息”很快被证明并非“小道”。这才使我们想起一段时间以来,在报纸和广播中的那些重要新闻:西藏地方政府(噶厦)和上层中一小撮反动分裂分子,在外国势力支持下,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。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、主权的完整,解放军执行了平叛任务。西藏地区由此揭开民主改革的序幕。那时候,看到或听到报纸上广播中的这些重要新闻,总觉得它们离我们似乎还很遥远,现在听胡驼这么一讲,陡然觉得喜马拉雅山离我们很近了。我们回国后刚刚松弛了一下的神经,突然间又把弦绷紧了!看来,我们“个人问题”的那些小算盘,可能又要往后靠一靠了。

这天下班后,我们聚集到卢大头的宿舍里。卢大头的宿舍经常是高朋满座,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,有时实在打扰他的画画了,他便在门上用摁钉儿钉个纸条:“本人外出”。但这没